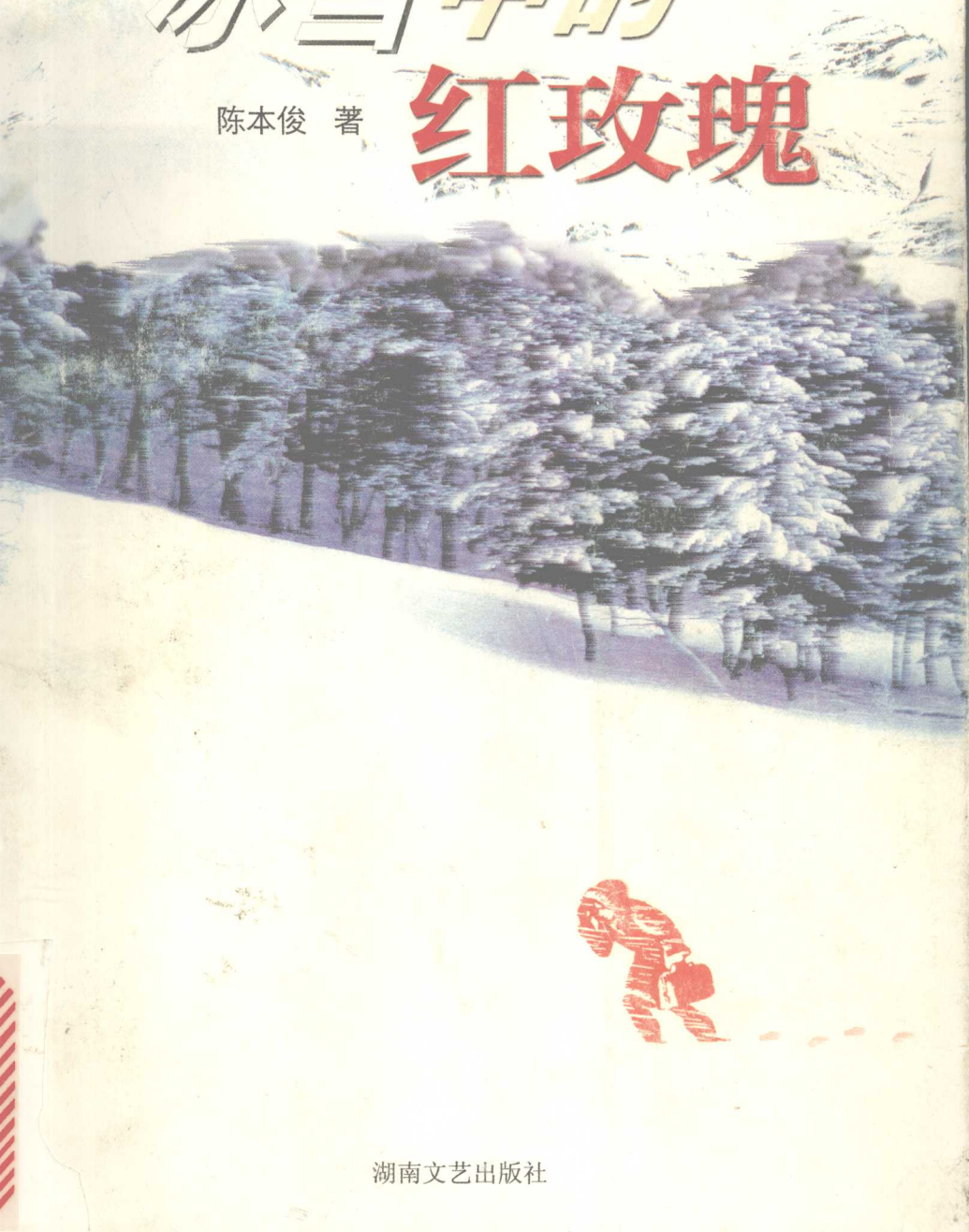


冰雪中的 红玫瑰

陈本俊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陈本俊 著

冰雪中的红玫瑰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冰雪中的红玫瑰

陈本俊 著

责任编辑:马小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字数:180,000 印数:1-1,000

ISBN7-5404-2446-X
I·1830 定价:16.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退换

(厂址:长沙市远大一路马王堆 邮编:410001)



俄罗斯,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它那奇特的历史、辉煌的成就、富于巨大创造力的人民、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与中国非同寻常的关系……无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兴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饱经忧患和动荡,生活在艰难胝蹶之中。在此特殊时期,作者和应邀赴俄的中国教授们,怀着对俄罗斯人民的深切关心和巨大敬意,怀着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两国人民友好的崇高意愿,满怀热情、满怀悲壮牺牲精神,踏上了前往俄罗斯之路。

作者以亲身经历,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教授们在俄罗斯艰难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反映了社会巨变中俄罗斯大学教育的种种情景和俄罗斯的社会风貌,刻画了瓦西里、热尼亚、丹尼亚、安娜、马克西姆、奥丽亚、斯维塔等俄罗斯师生和黎教授、许教授等中国教授的鲜明形象。内容独具特色,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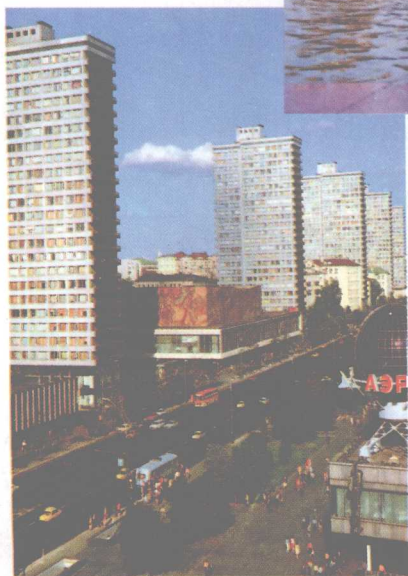
反映中国教授在国外的生活、工作,反映国外汉语教学的有趣情况,本书均为前所未有的第一本,具有独特的阅读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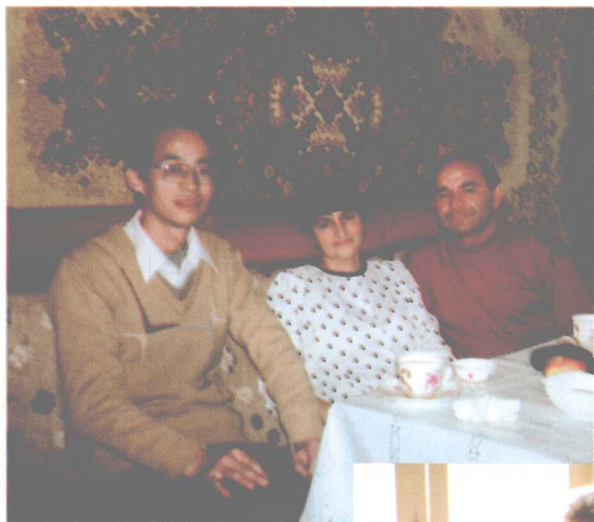
△莫斯科的象征——充满庄严和神秘的红场（背景是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的“维登哈”——原世界闻名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址



△莫斯科最繁华的大街——新阿尔巴特街(原加里宁大街)



◁作者在海参崴俄罗斯
东方大学汉语系主任瓦
西里家做客(中间是瓦西
里的夫人)

▷汉语系学生娜佳(左)和玛丽
娜到作者宿舍来为老师送行



▽汉语比赛中,“巴威尔老师”
和《白蛇传》中的青、红“蛇”们
一起谢幕





目 录

1. 俄罗斯女倒爷怎么操起了中国“国骂”/1
2. “漂亮姑娘最多的地方在远东”/5
3. 许教授“噎”住了海参崴市长/9
4. 差点儿成了百万富翁/14
5. “守夜人”尼古拉：我带起了“研究生”/18
6. 险些成了无米之炊/24
7. “您为什么来俄罗斯?”/28
8. 来了个可爱的热尼亚/33
9. 商海弄潮：各显神通的课余爱好/39
10. 康斯坦丁到哪儿去了?/45
11. 无奇不有的“课桌文艺”/49
12. 其乐何如：跟俄苏名人“在一起”/54
13. 中国教授幸遇俄罗斯的“活雷锋”/60
14. 五味俱全的“洋插队”/66
15. “穷得像教授?”到俄罗斯教授家做客/72
16. “恐怖的”中国人市场?/78
17. 请来一位“塞维勒的理发师”/83
18. “男狗”“女狗”和“地雷”/88
19. “您的字是不是读错了?”/98
20. 俄罗斯买不到俄罗斯地图?/102
21. 考试：一台生动有趣的节目/106
22. “优惠”大米：温情脉脉的背后/112



23. 圣诞节的特殊“礼物”/116
24. 这也是“种豆得豆”?/121
25. “谢谢你常记得我”/126
26. “李谷一来了,‘金童玉女’也来了……”/130
27. 请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5
28. 为什么急惊风会碰上慢郎中?/139
29. 为谁辛苦为谁忙/143
30. 高山流水觅知音/146
31. 新学期的“新气象”/152
32. 空着肚子看春节晚会/157
33. 动荡岁月:我所看到的治安秩序/161
34. 马克西姆和他的妈妈:可怜天下父母心/167
35. 又当了一回“债主”/173
36. 趣味横生看造句/178
37. 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汉语比赛/183
38. 免费“留学”之梦/192
39. 愉快的纳霍德卡之旅/196
40. 在俄罗斯帮俄罗斯学生找工作/204
41. 中国生意人一瞥/209
42. 中国教授成了本市新闻/217
43. 割爱赠剑:为了痴迷中国“功夫”的俄罗斯姑娘/222
44. “老外”、“老毛子”和“女强人”/228
45. 莫斯科的野鸭和圣彼得堡的天鹅/236
46. 盛产英雄和英雄崇拜/240
47. 莫斯科地铁——崇高信念的丰碑/249
48. 圣彼得堡和彼得大帝的启示/257



1. 俄罗斯女倒爷怎么操起了中国“国骂”

我真想不到，做了几十年的俄罗斯梦，终于梦想成真了！更想不到，如今，我竟能以一位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去俄罗斯的大学当汉语教师！这一切，都得感谢冥冥之中的“上帝”，让我在远离俄罗斯的广州偶遇俄罗斯东方大学的汉语专家瓦西里教授，让他给我带来这一生中至为珍贵的机会。当然，客观地说，除了俄语不熟之外，由我来“出演”汉语教师这样一个角色，也是最合适不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对中苏关系的深远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俄苏人民的深厚感情，虽不“空前”，“绝后”却大约是无问题的了。热情这种奇妙的催化剂，可是千金也难买的。就这样，尽管不是“公派”，尽管没有公派的那许多风光，尽管捞不到什么“油水”，反要倒赔不少，我还是在十分难得的最佳状态下踏上了旅俄之途。

俄语和汉语是差别极大的两大语系，想到将有一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学生由我来教他们汉语，就感到真有意思。这一学年中，将会听到许多俄罗斯人说汉语，不过，让我这个汉语教师哭笑不得的是，此行我所听到的第一句汉语，竟是那样的始料不及：这句汉语说得极其蹩脚，然而，却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我们还是从头说来。

这是9月的一天。东北的9月跟广州的9月完全不同，结束春夏轮回生命季节的肃杀的秋风秋雨，让享受惯了温暖阳光的南方旅客心中顿时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好在天亮不久到达绥芬河时，下了一天的秋雨终于停了下来。感谢天公作美，不然，随身携带的这六七十斤笨重行李可就麻烦了。

通往联检大楼的几十米路竟显得那样的艰难。在记忆中，什么



时候出行，曾拖带过如此沉重而又无可奈何的负担？

这哪像去讲学啊，分明就是个国际倒爷。哪位朋友见了都这么说。别人拿我当倒爷倒不要紧，真正有点担心的是俄方海关会按倒爷的“待遇”跟我征税，那就是“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不是倒爷，那么千里万里的倒腾东西干啥？其实，完全不关“发展”，仅仅是为了生存。俄罗斯的困难和商品匮乏、物价昂贵，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常识。要在俄罗斯呆一年，该带些什么才能维持正常生活，不得不煞费一番脑筋。结果，衣食住行，几乎整整得搬来一个杂货铺。瞧瞧吧，油、盐、糖、酱、茶叶、味精、木耳、香菇、香肠、紫菜、肥皂、香皂、饭盆、菜刀、洗发水、剃须刀、方便面、电饭锅、衣帽鞋袜、四季服装……混在衣衫不整、匆匆赶路的过境旅客之中，真像逃避战乱的难民。

“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这不是五十年代在北京时常唱的一首儿歌吗？那时，许多来华支援的苏联专家，一个个西装革履，帅气十足；他们每天坐着漂亮的大客车从门前经过，看到我们中国小孩向他们招手、欢呼，一边高兴地摇着帽子，喊着我们听不懂的俄语，一边向我们撒过一把一把的精美糖果……那时，苏联和“最神圣最美好的地方”几乎是同义词啊。曾几何时，当我终于有机会前往这个魂牵梦绕的国度时，“苏联”已经成了“前苏联”，作为前往讲学的副教授，我竟不得不带上细碎到柴米油盐之类的东西，不免有些悲从中来。这不是刘三姐唱的：从前只见锅煮饭，如今看见饭煮锅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真会捉弄人啊！

自从中苏恢复了远东地区的贸易往来，“绥芬河”这三个字便经常进入我的眼帘，在遥远的广州，我曾无数次地想像它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总算可以实地验证一番了。我和同伴张小姐首先到联检大楼买两小时以后开往俄方的火车票。人们说，海关是国门，这是不错的，包括海关在内的联检楼就是具体的国门所在了。这几



年,我曾到过不少开放城市的联检楼,作为国家的大门,这些联检楼干净、宽敞,甚至相当雅致。然而,眼前这地方的破旧、污脏很是出人意外。上下左右瞟一眼,找不着个干净的地方,门窗、墙壁、天花板都是一副年久失修的模样。绥芬河可是中俄边境数一数二的大口岸啊,想到每天有多少以爱干净著称的俄罗斯人就从此进入中国,不禁真为他们的“第一印象”担心。

一进联检楼就隐隐传来的臭味更令人难堪。一些境外人士“攻击”我们说,在中国,循着臭味就能找着厕所;不幸,这话在此却是地地道道的事实。厕所里的倒霉景象将令你大吃一惊。臭水横流,无人疏通,出入全靠扔在水里的几块砖头;茅坑粪便成堆,臭气冲天,不知已是多久无人冲洗。厕所门口收费的倒是把守挺严,也不知收的这些钱都干什么去了?他们怎么就安之若素地照收不误!如果说大楼的破旧、污脏还勉强带得过去,厕所的景况却不能不使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脸红。无法理解,坐食俸禄的官老爷们都干什么去了?他们自己家里也是这副德性吗?

张小姐进了厕所挺长时间没出来,我很担心,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砖头,那臭味……

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终于,张小姐神态安详地转出来了。她“气色”怎么比原先好了不少呢?一看才明白,哦,她竟在里头化妆去了。我暗自惊讶,她怎么居然忍受得了呢?

联检楼外,紧靠马路是一溜个体户开的小饭铺,房屋的简陋无以复加,让人想起《红灯记》里的破烂市粥棚和张艺谋电影里常见的那些破烂外景。我和张小姐就近找了家饭铺,随便要了点馒头稀饭之类。

正吃着,忽听门外传来拖拉机的隆隆声和嘈杂的叫骂声,我以为有人寻衅打上门来,不禁担心地伸长了脖子去看。只见拖拉机上堆满了大包小包,七八个蓬头垢面、衣衫肮脏的农民模样的男人扒在拖拉机四周,各自揪住一个大包,不由分说地要往下卸车。随车



的金黄头发的俄罗斯胖大妇女气急败坏,不停地叫骂着,阻止着他们。显然,她是这车东西的主人,货是刚从仓库之类的什么地方拉到这里准备发运的,不曾想车未停稳就碰上这帮硬要“帮忙”卸车的中国“农民”。“农民”们个个都是“帮忙”没商量的劲头,女倒爷寡不敌众,只能用狂吼乱叫表示她的反对和愤怒。先是用俄语,然而,仿佛隔靴挠痒、对牛弹琴,“农民”们嬉笑着无动于衷。显然,俄语他们一句不懂。许是急中生智,许是早有经验,突然,女倒爷改用变调的汉语频频咆哮:“滚!滚!滚鸡巴蛋……”一边嚎着,一边挥舞拳脚,四面出击。这一招还真有效,终于,“农民”们一个个松开手,跳到了车下。但他们盯着货物,仍不走开,个个咧嘴笑着,意犹未尽。

听到俄国女人操着有“中国特色”的脏话骂人而且那么熟练,我们和饭铺的小老板忍不住笑了。笑过之后,我却心里大不舒服。这女倒爷显然是个汉语盲,无疑,类似今天这样的情景她早已遭遇多次,这才“急用先学”,准备一点汉语来当“杀手锏”。我们辗转千里、自找苦吃地去教汉语,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增进中俄友谊吗?可第一次看到俄罗斯人使用汉语,却跟“友谊”恰恰背道而驰。如果我们工作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这些地方,那该怎样令人哭笑不得!然而,话说回来,像今天这种情况,能怪破口大骂的女倒爷吗?不是这样,她又怎能摆脱困境呢?平心而论,应当脸红的还是我们自己。就像联检楼里的不文明一样,“农民”们的不文明只是另一种形态罢了。为了几个钱,让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话骂猪骂狗般的骂,挨了骂还无话可说,人的尊严都到哪儿去了?

什么时候,像这样挨骂的中国人才会少一些?

马上,我就要进入俄罗斯了。这,就是俄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吗?



2. “漂亮姑娘最多的地方在远东”

出了俄罗斯边境小城格罗捷阔沃海关时间尚早，我们决定马上赶车去张小姐此行出差的目的地乌苏里斯克。到了乌苏里斯克，离我的目的地海参崴就近多了。

大客车在修得不错的公路上平稳地奔驰。开行不久，乘客们打起了瞌睡。想必不少人不是第一次来了。公路两旁的空旷、单调确实很难让人有什么兴致。大片大片不见边际的原野都是可耕地，然而似乎从来没有进行开发，常常绵延几十里不见人烟，一人多高的丛林般的荒草自生自灭，显示着这里的原始蛮荒状态。就在离可耕地越来越金贵的中国不远的地方，却有如此大量的可耕地白白空着，实在让人可惜。

我们住进乌苏里斯克最大的饭店——乌苏里宾馆。张小姐庆幸地告诉我，四万二千卢布（约相当于80元人民币）一天的住宿费不贵，并没涨。

乌苏里宾馆算得上相当干净，一楼的大厅甚至堪称富丽堂皇。欧洲风格的装修情趣不俗，分散了人们对设施陈旧的注意。住客不多，中国人似乎占了大半。不知怎么回事，整个宾馆到处有股浓浓的碱味儿，令人难以适应。

房间设备的简单、陈旧令人想起中国工矿的招待所。没有沙发，没有电视，连蚊帐、暖瓶、镜子都没有。不少地方的陈旧墙纸已经脱落。带浴池的卫生间倒是够大的，然而，所有该有水的地方都没有水，只有坐厕池中一汪不知哪天的黄得发黑的尿散发着浓烈的臊味儿。原来市里的自来水系统出了故障，听说从今天起停水三天。这就麻烦了。风尘仆仆一天一夜还没正经洗过脸呢，脸上像



蒙了一层蜘蛛网；一双手干了一天的粗活，早就脏得不行了；最糟糕的是，自打中午下了火车，还没喝过一口水呢，想找一口能喝的水，在这本地最好的宾馆竟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问了几位服务员，都不知哪有水打。全市停水，连停三天，在中国已很久没听说这样的事了。好在明天就走了，不然真难设想明天、后天该怎么过。

晚饭后，口渴得叫人坐立不安。亏得张小姐有办法，她想起了以前在乌苏里斯克借宿过的一家房东，估计他家有水，于是我们专程前往喝水。七点多钟，天已经黑了一阵了，不知为什么一路上灯也都黑着。外面人很少，我们的走动时不时引来阵阵狗叫。张小姐一再要我少说话、小声说话，开始以为是为了防狗，后来才知道主要为了防人，因为不管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都有抢劫的。乌苏里斯克是远东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来这儿的中国人最多，除了做生意的，还有黑社会的，专门吃黑道饭的。中国人在俄罗斯作案，特别是对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作案，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种事在乌苏里斯克曾多次发生。如果杀了人，他们常常立即逃回中国，让当地警方一点办法没有。张小姐到这来过多次，本来我想多跟她打听一些情况，这一来也只好罢了。我们带的全部现金都在身上，在举目无亲的国外遭了抢，后果不堪想像。因此，只有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尽量压低声音说几句，弄得防贼的倒像做贼的。

安德烈大爷住的是一室一厅带厨房厕所的套间。老伴不在了，女儿成家搬走了，屋里就剩他一个。靠里的单间出租给来乌苏里斯克做生意的中国人住。张小姐俄语很好，跟大爷又很熟，说明来意后，大爷让她自己动手，说完仍旧躺在床上看电视。大爷家存水不少，我们喝了一个饱，把手脸也洗干净了。这一洗，顿觉轻爽了几公斤。临走，张小姐还灌了几瓶水带上。

对我来说，今天最要紧的事是给东方大学汉语系主任瓦连京娜打通电话，请她明天派车来接。在这住着可不是办法，吃、住都是高消费。宾馆里的电话比电信局贵多了，张小姐便带我去电信局



打。好不容易接通了，瓦连京娜却不在家。电信局6点就要下班，于是只好回宾馆认宰。

这次倒是很快接通了，可是，很让我意外，瓦连京娜主任的汉语听、说跟我想像的很不一样，为了让她明白无误，我必须用“记录速度”慢而又慢地说，有时她还不明白，我只得说两遍、三遍。要知道，我是谁，现在住哪儿，什么时候来车接，在哪里见面……样样都是不能错的呀！而轮到她说什么时，为了表达准确，一个词常常在“唔唔……啊啊”之间要琢磨半天。要说“时间就是金钱”，这次的感受可是再强烈不过了。最后，就这么点小事，竟花了三万七千卢布。

陪我打完电话，张小姐在我们住的三楼服务台就近做开了生意。她从国内顺便带了一小提包牛仔裤、皮手套、毛袜子之类小玩意来，原想多挣点钱，不料在格城让俄方海关发现，不由分说先征了相当于300元人民币的税，我那令人担心的一大堆反倒平安过了关。因此，张小姐自然更希望快点出手变成经济效益。可惜顾客不多，半个时辰过去也没能卖出几样。她向值班的一位看上去五十开外的胖大妇人推销时，竟称她“Девушка（姑娘）”，我好生奇怪，问她怎么竟可以这样叫唤，她说这样人家听了高兴。不管要不要，俄罗斯人都挺和气。一位三十多岁的美男子甚至微笑着说：“Не надо, родная（不要，亲爱的）。”叫张小姐挺受用。

正兜售着，我们在汽车上认识的同路旅客刘经理从楼下上来，一声“妈的”开头，向我们诉说他刚才的一番历险。原来，半小时前他要“出恭”，可厕所一点水也没有，“你说这不是捉弄人吗？拉在厕所里，那屋里还能呆人吗？再说也破坏了咱的国际形象呀！”刘经理紧皱着眉头说。宾馆里不行，只好到外头“打游击”。他转悠了好大一阵，就是找不着个合适的地方。亮的地方不行，黑的地方又怕遇上打劫的提裤子都来不及，只好就近找了个又有树阴又有点光亮的花圃，打算速战速决。没成想还没完事，几米远的花木丛中一阵



响动,显出两个黑影,把刘经理吓得没了感觉,本想提裤子起跑,却发现两人并没过来,甚至站都没站起来。一细看,才知道是一对正拥抱着的恋人。“那么近,人家居然没向你提抗议?”我问。刘经理说:“是奇怪……他们不可能没看见我,也许是太投入了吧……”

第二天早上,跟我同住一屋的刘经理又骂娘了,说昨晚我们见过的那个大块头俄罗斯酒鬼光着长满黑毛的胸脯,撒着酒疯,敲了隔壁房间一夜的门,因为昨晚跟张小姐买了一双手套的那位俄罗斯漂亮姑娘就住在里面。姑娘曾邀我们到她房间去玩,我们没去,不知怎的却招来了这位不速之客。姑娘一直没开门,奇怪的是宾馆的人竟始终没管。好在我睡着了,不然今天去海参崴非晕车不可。

在乌苏里斯克一天,印象中,这里的房屋、马路、车辆……似乎什么都是陈旧的,甚至破旧的。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不在乎什么新和旧,只有穿着时髦、鲜丽而讲究的俄罗斯人,才与这一切形成鲜明的对比。任何初见他们的人都会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尤其是对这里的年轻人、这里的姑娘们。早就听瓦西里自豪地说过,俄罗斯漂亮姑娘最多的地方在远东,远东漂亮姑娘最多的地方在海参崴。还没到海参崴呢,漂亮姑娘就目不暇接了。她们是一种特别的、兼具东西方风格的美,是透露着纯洁、天然性格、洋溢着高贵、文雅气质、有着良好教养的、具有强烈的心灵冲击力的美。她们并不刻意打扮,但她们很会打扮,她们对色彩、图案、款式有着层次很高的鉴赏力。什么衣裳、鞋帽穿戴在她们身上,都显得那么高雅脱俗、楚楚动人。多少姑娘梦寐以求的模特儿身材,这里有的是。你不能不暗生忌妒:天使,这真是一群得天独厚的天使……



3. 许教授“噎”住了海参崴市长

前来乌苏里斯克接我的竟是老朋友瓦西里，真叫人喜出望外，他是系副主任，那么忙，没想到还能来。一如既往，瓦西里总是那么严格地守时，昨天瓦莲京娜说接我的人大约下午4点半到，果然不到4点半，瓦西里就来了。

为了尽早赶到，瓦西里等不及向学校要车，逮住一位有车的五年级学生就匆匆赶来了。小伙子叫奥列克，中等身材，鼻子大得像过去漫画中的美国佬。他话很少，文静得甚至有点腼腆，开起车来却胆子大得惊人，小“丰田”简直快得像刚刚发射出去的炮弹。这辈子还从没坐过这么快的车，一看时速表，竟超过了100公里，不禁有点担心。瓦西里看出我的忧虑，说：“他的技术不错！”接着，又茶余饭后似的和我拉家常。尽管瓦西里“临危不惧”，我却仍像坐在火山口似的有些暗自不安。

瓦西里和瓦莲京娜一样，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因为按计划，汉语系本期共从中国请了五位教授、副教授，现在开学快一个月了，算上我还只到了两位。

尽管我是九月初才收到邀请信，但迟到这么久，仍未免有些不安。毕竟，这涉及到中国教师的形象啊。我告诉他，我接到邀请信原件，立即用特快专递寄到北京请亲戚办签证，俄罗斯大使馆不到一周就给办好了，这要算最快的速度了。拿到签证我就马上动身了。因为路费都是自费，为了节省一点开支，没坐飞机，只好坐火车，这样几经辗转，耽误了一些时间。从广州到绥芬河，瓦西里坐火车走过，深知其中的艰难，所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还要我到了东方大学先休息两天，别上课。说话间，我突然发现，远